

法国议会选举在即 “共治时代”会否重现

新华社记者唐霖



4月24日,在法国巴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庆祝总统选举获胜的集会上讲话。(新华社记者高静摄)



4月23日,在法国巴黎一处投票站,极左翼组织“不屈法国”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参加法国总统选举投票。(新华社发,于贝尔·勒沙摄)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将于12日拉开帷幕,总统马克龙率领的中间派联盟在选举中面临来自极左翼代表人物让·吕克·梅朗雄领导的左翼联盟的强劲挑战。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选举的结果将影响法国总理人选,进而影响马克龙执政前景。如果左翼联盟获胜,马克龙将不得不任命反对派人士为总理,由来自不同阵营的总统和总理“共治”的时代或将重现。

马克龙失去绝对优势

法国国民议会有577个席位,对应全国577个选区。每个选区由选民直接投票选出1名议员,任期5年。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得票过半即可当选,若无人得票过半则举行第二轮投票,得票最高者当选。本次选举两轮投票将分别于12日和19日举行。

马克龙2017年首次当选总统后,领导以共和国前进党为首的联合阵营乘胜追击,赢得国民议会绝对多数席位。但到本次议会选举前夕,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最新民调显示,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联盟支持率虽然暂时领先,预计能够赢得250至290个议席,但能否获得绝对多数即达到289席“非常不确定”;梅朗雄率领的左翼联盟可能获得195至230个议席。

法国资讯电视台BFMTV分析认为,马克龙今年4月连任成功后,直到5月16日和20日才分别任命新总理伊丽莎白·博尔内和其他内阁成员,这使得新政府在国民议会选举前没有太多时间展示执政能力。此外,不久前在巴黎举行的足球欧冠决赛组织混乱,新任互助、独立性和残疾人事务部长达米安·阿巴德面临强奸指控。这些问题都引发了民众不满,不利于马克龙阵

营选情。

梅朗雄可能成为总理

梅朗雄曾在今年4月的总统选举中输给马克龙,但他的首轮投票得票率很高,排名第三。他领导的左翼联盟目前气势正盛,支持率不断上升,已喊出“让梅朗雄当总理”的口号,并释放明确信息,即如果左翼联盟获得绝对多数议席,将要求马克龙任命梅朗雄出任总理。

对此,马克龙本月3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任命总理是总统的权力,“任何党派都不能将自己的人选强加给总统”。

法国索邦大学教授米歇尔·韦尔波指出,按照法国宪法,总理的确由总统任命,但国民议会拥有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迫使总理辞职。也就是说,议会多数派政党“虽然不能强迫总统任命谁当总理,但有权罢免它不喜欢的总理”。尽管总统有权解散国民议会并召集新的议会选举,但这可能对总统更不利,因为选民会厌倦选举,而且总统每年解散国民议会的次数也不能超过1次。正因如此,总统通常会从议会多数派政党中选择总理,这也解释了为何法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共治时代”。

韦尔波认为,如果左翼联盟获得国民议会绝对多数席位,马克龙将不得不和来自反对派的总理共同治理国家,梅朗雄成为新总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如果选举结果是马克龙阵营领先但所获议席未能过半,则马克龙很有可能寻求和右翼共和党等党派联合,以获得绝对多数席位。

分析人士指出,马克龙阵营2017年赢得国民议会

绝对多数席位,使得他能够按自己意愿任命总理、改组政府,从而推行各项改革。如果马克龙此次选举后不得不与反对派总理“共治”,其执政可能面临诸多掣肘。

弃票多折射选举危机

法国舆论研究所8日的调查显示,只有46%左右的法国选民表示可能会在12日投票,议会选举首轮投票的弃票率将高达52%至56%,创历史新高。法国选民“对选举越来越不感兴趣”。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帕斯卡尔·佩里诺说,从总统选举到议会选举,“弃票率不断升高成为一种趋势,这反映出选民对当前政治出现了信心危机”。

分析人士指出,马克龙在第一个五年总统任期内,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国长期以来经济乏力、社会割裂、福利保障下降等问题。受俄乌冲突影响,近期法国能源价格飙升、原材料短缺,经济进入一个以高通胀和低增长为标志的时期,导致民众购买力极大缩水。但无论是马克龙阵营,还是参加议会选举的其他党派,都没有提出令法国选民心动的改革愿景。

法国舆论研究所研究员马蒂厄·加拉尔认为,目前针对法国民众最关心的购买力问题,很少有党派候选人提出解决方案。至于法国人同样关心的环境问题,也没有哪个候选人提出让人信服的计划。这样的议会选举,让选民提不起兴趣。

法国学者米丽娅姆·勒沃·阿洛讷对媒体表示,高弃票率与其说是选民对选举政治不感兴趣,不如说是他们对政治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

新华社巴黎6月10日电

尴尬了! 美国捅了美洲峰会一刀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记者赵晖 田睿)第九届美洲峰会及其配套活动于6日至10日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会场外,一名抗议者举着一张海报,上面写着:“不要在抢来的土地上开虚伪又霸道的会议。”

“抢来的土地”,绝非虚指。通过1846年至1848年的美墨战争,美国“削掉”了墨西哥一半的领土,将近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收入囊中。而作为此次峰会举办地的洛杉矶,就是被“抢来”的土地的一部分。

“虚伪又霸道”,同样言之凿凿。本届峰会召开之前,主办国美国就“霸道”地单方面宣布,因所谓“民主问题”,将不邀请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领导人参会。当被记者追问“民主与否取决于他们是否赞同美国政府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竟无言以对。

为表达美国主办排他性峰会的不满,墨西哥、玻利维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等多个拉美国家领导人拒绝参会,使得本届峰会成为美洲峰会机制创立以来领导人“出勤率”最低的一次。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更是一语点破:“正是美国政

府自己捅了美洲峰会一刀,把它搞砸了。”

前白宫高级官员布雷特·布鲁恩8日在推特上写道:“8个国家没有派出领导人级别的官员参加我们几十年来主办的本地区最重要的活动。这充分说明我们与邻国的关系管理得多么糟糕……”

布鲁恩只说了一半。其实,即便是最后决定参会的拉美国家领导人,大多数也不认同美国的做法。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再三表示,自己之所以选择参会,是为了“把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的声音带到峰会上”。阿根廷是今年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体)轮值主席国。

在9日召开的美洲峰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费尔南德斯代表拉共体向美国提出明确抗议并直言,作为美洲国家组织框架下的峰会,“即便是主办国也无权单方面拒绝其他成员国参会”。

墨西哥外长埃布拉德也在8日举行的外长会上表示,没有邀请所有的美洲国家参会是一个严重错误,任何国家都无权排斥他国,“我们不接受单方面定义谁来谁不来的干预原则”。

美国主办排他性峰会只是200年间美拉不平等关系的一个小插曲。自1823年提出“门罗主义”以来,美国一直视拉美为“后院”,30多次军事介入拉美国家,强行输出美式民主,大搞经济掠夺,甚至策动政权颠覆,在该地区犯下滔天罪行。在这一过程中,被美国控制的美洲国家组织多次充当“帮凶”。

2011年,为联合自强、减少美国对拉美事务的干涉,33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成立拉共体,成为美洲第一个仅将美国和加拿大排除在外的地区性组织。2021年,拉共体峰会前夕,轮值主席国墨西哥指责美洲国家组织是“干涉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工具”,甚至呼吁拉美国家退出美洲国家组织。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日前指出,为实现共赢,几乎所有的美洲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做出了改变,唯独只有霸道的美国,一点没变。

本届美洲峰会的主题是“建设可持续、有弹性、讲公正的未来”。然而,对继续奉行门罗主义的美国而言,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未来,一个敲响美洲国家组织丧钟的未来,一个美拉关系持续下坠的未来。